

支偉成著

清代樸學大師別傳

李根源署



清代樸學先導大師列傳第一

敘目

清初，明季遺儒，越在草莽，砥礪名節，恥事新朝，相率刊落聲華，專治樸學。徵明儒之空疎無用，其讀書以通大義爲先，惟求經世之務。因痛宗社之變，則好研究古今史蹟成敗，地理山川阨塞，以爲匡復之圖。因讀古書欲求真解，則好研究訓詁名物典章制度諸學，而從事考證。凡斯諸端，實開清代樸學之風。列先導大師如左：

顧炎武 附張爾岐 潘耒 黃汝成

黃宗羲 附弟宗炎 宗會 子百家

王夫之 附胡承諾

顧炎武 附張爾岐 潘耒 黃汝成

顧炎武初名絳，字寧人，江蘇崑山人。明左贊善紹芳孫。歲乙酉，始更今名。學者稱爲亭林先生。年十四，補諸生。落落負大志，耿介絕俗。獨與同里歸莊善。兩人雖著籍吳中，而無南人佻巧纖靡氣。共遊復社，一時有「歸奇顧怪」之目。南都既破，偕莊就縣令楊永言辟，起兵應夏允彝於吳江東南。魯王授官兵部司務，事敗，幸獲免。嗣母王氏素貞孝，聞變，不食死。彌留，誠先生勿事二姓。故終身勵節勿失。明年，唐王由閩中遣使以職方郎召，欲赴之，念母未葬不果。會有怨家陷之，乃微服作商賈，客游江浙間。復之金陵，屢哭於孝陵，居神烈山下，自署蔣山傭。比歸，有奴畔投里豪，先生縛而沈之水。奴壻訟之府，獄急，有爲求救於錢謙益，錢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，其人知不可，而恐失事機，乃私書一刺與之。先生聞之，急索刺還，不得，列揭文通衢以自白。後由路澤溥

爲愬於兵備使者，事乃解。卽去之山東，墾田長白山下。北抵山海關，還過昌平，謁諸陵。由太原入關中，至榆林，復墾田於雁門五台間。苦其地寒，經始粗具，付門人掌之。更南歸淮安，自山東入京師，復坐萊州黃氏獄，馳赴聽勘，訟繫將半年，李因篤爲奔走告急於有力者，得白。再入京師。先後六謁思陵，五謁孝陵。往返河北諸關塞者且十載，最後至陝之華陰，謂『秦人慕經學，重處士，持清議，他方所不及。而華陰綰穀關河之口，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，聞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，入山守險，不十里之遙。若志在四方，一出關門，亦有建瓴之勢。』遂卜居焉。置田五十畝以自給，而東西開墾所入，則別儲之，以備有事。觀此可知先生志存匡復，蓋無一時之或渝焉。

先生講求經世之學，究心一代掌故，考制度得失，生民利害，與前史旁推互證，而折其中於六經。游歷所至，以騾馬載書自隨，凡西北阨塞，東南海陬，必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，與平日所聞不合，卽發書檢勘。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措意，則馬上默誦諸經。

注疏偶有遺亡，卽又發書熟讀之。故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，取二十一史，三朝實錄，天下圖經，旁逮文編，說部公移，邸抄之類，凡有關於國計民生者，隨錄之，斟酌損益，不空言泥古，務質之今日所可行，垂二十年始就。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，則考索利病之餘，合圖經而成者。今偶獲傳本，書計百卷，密行細字，所自謂「本行不盡，則注之旁；旁又不盡，則又別爲備錄」者也。惜雖造端宏大，而郡國僅具長編，頗疎義例，肇域又未遑刪定，以成一家之言。

先生精於音韻之學，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，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，著音學五書，一音論三卷，分十五篇，皆引據古人之說以相證驗，持論精博。惟入聲變亂舊法，後來音韻學者，愈闡愈密，或出其所論之外。要其發明古義，則陳第後屹爲正宗。二詩本音十卷，主陳第詩無叶韻說，不與吳棫補音爭，而亦全不用棫例，列本證旁證二條，明古音原作是讀，非由遷就，故曰本音。舉南宋來隨意叶讀之謬，至是廓清。三易音三

卷，以其音與詩音異，又或往往不韻，乃不如詩音之確，且有附會；然考核精當處，於古音不無有裨。四唐韻正二十卷，以古音正唐韻之訛，逐字以求古音，當移出者移出之，當移入者移入之。視他家謬執今韻言古音，但知有字之當入，而不知當出，以至今古糾牽，不可究詰；其體例特爲明晰。五古音表二卷，分十部——一東、冬、鍾、江、二支、脂、之、微、齊、佳、皆、灰、哈、三魚、虞、模、侯、四眞、諄、文、殷、元、魂、痕、寒、桓、刪、山、先、仙、五蕭、宵、肴、豪、幽、六歌、戈、麻、七陽、唐、八耕、清、青、九蒸、登、十侵、覃、淡、鹽、添、咸、銜、嚴——凡以平爲部首三聲隨之。其移入與割併之部附見其中。考以古法，多相脗合。另韻補表一卷，於古音叶讀之舛誤，今韻叶讀之乖方，各爲別注，得失自見。

先生兼嗜金石，當其足迹所經，荒山頽址，遇有古碑遺蹟，必披藁菅，拭斑蘚讀之，手錄其要以歸。著求古錄一卷，金石文字記六卷，石經考一卷，每有歐趙洪王所不及者。

其餘撰著，關於經學者，有左傳杜解補正三卷，推重征南，而能彌縫其闕失。九經誤字一卷，五經同異三卷，功亦不在張參二顏之下。其關於史學者，有二十一史年表若干卷，明季實錄一卷，所以考古；聖安皇地本紀二卷，所以徵今。其關於地理者，有昌平山水記二卷，山水攷古錄一卷，歷代帝王宅京記二十卷，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，觚一卷，均詳於辨證。

先生生平精詣之書，無過日知錄三十二卷。於經義、史學、官方、吏治、財賦、典禮、輿地、藝文之屬，一一疏通其源流，考正其謬誤，最有補於學術世道。自序云：『愚自少讀書，有所得輒記之，其有不合，時復改定；或古人先我而有者，則遂削之。』其去取謹慎，空諸依傍如此。晚益篤志經學，居華陰時有求文者，告之曰：『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者，不足爲也。』韓文公起八代之衰，若但作原道、諫佛骨表、平淮西碑、張中丞傳敘，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，豈不誠山斗乎！排斥王派理學最力，謂『經學卽理學也。自有

舍經學以言理學者，而邪說以起。『乃本朱子之說，參之以黃東發日鈔，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渠象山者甚峻，作下學指南一卷。凡請講學者，亦謝絕之。在關中對人曰：『諸君，關學之餘也。橫渠藍田之教，以禮爲先。孔子嘗言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」而劉康公亦云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謂命也；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。」然則君子爲學，舍禮何由？近來講學之師，專以聚徒立幟爲心，而其教不肅，方將賦茅鷗之不暇，何問其餘哉！』其宗旨所存，具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云：『所謂聖人之道者，如之何？曰「博學於文。」曰「行己有恥。」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，皆學之事也；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，皆有恥之事也。士而不先言恥，則爲無本之人；非好古多聞，則爲空虛之學。以無本之人，而講空虛之學，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，而去之彌遠也！』

清廷開明史館，設博學宏詞科，屢欲招致，先生悉以死辭。徐乾學兄弟，先生之甥

也，未遇時，頗振其困乏，至是貴顯，以書迎之南歸，爲買田置宅，拒而不往。康熙庚申，其妻歿於家，寄詩輓之而已。次歲卒於華陰，年六十九。無子，自立從子衍生爲後。門人奉喪歸葬崑山。所撰著除上述外，尚有顧氏譜系考一卷，菰中隨筆三卷，救文格論一卷，雜錄一卷，亭林文集六卷，詩集五卷，餘集一卷。高弟子吳江潘未收其遺書，序而傳之。

支偉成曰：清初學者雖不若乾嘉諸師之家法完密，然而畢路藍縷，開三百年來治學塗術，厥功偉矣。亭林在諸先生中尤稱貫通博瞻，縱未專一經，實集衆學之大成。其日知錄純粹精確，與朱子語類幾於異世同符，貴與伯厚非其匹也。江鄭堂乃并梨洲咸附漢學師承記末，可謂拘虛之見，茲特弁冕全編，以著清代樸學之風，悉自先生啓之。

附 張爾岐字稷若，自號蒿庵居士，山東濟陽人。少爲縣諸生，遜志好學，工古文詞。著

天道論中庸論，謹俗論，篤終論，立命說辨，其文大抵主於匡世救俗，不爲庸俗之論，故皆切實可行。年三十，因儀禮鄭康成注文古質，賈公彥釋義曼衍，學者不能尋其端緒，乃取經與注章分之，定其句讀，疏其節，錄其要，取其明注而止；有疑義則以意斷之，亦附於末，始名儀禮鄭注節釋，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。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，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，作正誤二篇附於後。成書十七卷。時年五十九矣。顧亭林遊山左，與先生友善，讀其書而爲之序，手錄一本，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。嘗與汪琬書，稱爾岐之學，根本先儒，立言簡當；又與友人論師道書曰：『獨精三禮，卓然經師，吾不如張稷若。』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。先生孝友懇摯，蕭然物外，不與世接，自爲墓銘而卒。年六十有六。所著尚有易經說略八卷，詩經說略五卷，夏小正註一卷，弟子職註一卷，老子說略二卷，蒿庵集三卷，蒿庵間語二卷，濟陽縣志九卷，吳氏儀禮註訂誤一卷，及春秋傳義未成。說者謂先生著書，雖同經生，然篤信程朱，

能會漢宋於一，而得其通，故卓然自樹，以上接齊魯之傳。

潘耒字次耕，又字稼堂，江蘇吳江人。櫟章弟也。生而宿慧，讀書目百行下。櫟章既遭史禍，君以孱童，慘酷幾無生理，念覆巢之餘，計惟奮志向學，庶可以亢宗名世耳。乃受業於同郡徐枋、顧炎武，能承其教，羣經諸史，旁及算數宗乘，無不通貫。康熙己未，舉鴻博，以母老固辭，終不獲命。試列二等，授翰林院檢討，纂修明史。謂：『有明二百年史事繁賾，宜博采而精於攷證，分任而一其義例，秉筆嚴而論平，歲月寬而帙簡。』遂作議以上。總裁然之，使撰食貨志，兼他紀傳。自洪武以下五朝，橐皆所訂定。尋充日講起居注官，分校禮闈，稱得士，名益甚。既以布衣進，齒最少，又傲睨不能容人，緣是忌者頗衆。甄別議起，坐浮躁降調，遂歸。癸丑，聖祖南巡，復原官。大學士陳廷敬將薦起之力，却乃止。家居凡二十餘年，始卒。爲人有至性，篤於風誼。遭母喪，哀毀骨立，哭其兄若弟，過時而悲。復刊亭林日知錄詩文集，猶以未及刊肇域志爲憾。

著遂初堂集四十卷。又因等韻之法，更推求以己意，撰類音八卷，與亭林音學五書殊有出入。蓋亭林欲復古人之遺，君則務窮後世之變，審辨通微，實亦自成一家之學焉。

黃汝成字庸玉，號潛夫，江蘇嘉定人。逾冠，補廩膳生。初議敘得通判，入賞爲縣學官，選安徽泗州訓導，以憂未赴。內行謹飭，而才識豪達。留心經濟之學，凡天文、輿地、律曆、訓詁，以及水利、河渠、漕運、賦稅、鹽鐵、錢幣，莫不貫通。尤服膺顧氏日知錄一書，綜顧氏同時暨後賢著撰，廣爲搜擇，融貫條繫，成集釋三十二卷，刊誤四卷。他著尚有休甯戴氏歲實考，同邑錢氏朔實考，校補各一卷，袖海樓文集六卷。又以左氏國語，自韋昭注後，止有宋庠校本，無作疏者，欲仿諸經正義，闡其微文奧旨，附於三傳之後，未卒業而歿，年三十九。

黃宗羲

附弟宗炎 宗會 子百家

黃宗羲字太冲，浙江餘姚人。父尊素，明天啓間官御史，以抗直死魏闡之難。崇禎初，事白，先生入都，袖長錐擊殺父讎。明亡，先生舉義師謀匡復，終不成，奉母里門，畢力著述。清庭累相招致，皆力辭不往。康熙十九年，詔取所著書關史事者宣付史館。先生雖不在史館，而史局每有疑事必諮之。

先生少受學於劉宗周，純然明學也。中年以後，方嚮一變，謂『明人講學，襲語錄之糟粕，不以六經爲根柢，束書而從事於游談，更滋流弊，故學者必先窮經，然拘執經術，不適於用，欲免迂儒之誚，必兼讀史。』又謂『讀書不多，無以證理之變化，多而不求於心，則爲俗學。』故上下古今，穿穴羣言，自天官地志，九流百家之教，無不精研。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，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，有八卦之象，六爻之象，象形之象，爻位之

象，反對之象，方位之象，互體之象。後儒之爲僞象者四：納甲也，動爻也，卦變也，先天也。乃崇七象而斥四象。又謂遁甲，太乙，六壬，世謂三式，皆主九宮以參人事。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者證太乙，以吳越春秋占法，國語伶州鳩之對證六壬，以訂數學。其持論皆有依據。孟子師說二卷，闡發良知之旨。推究事理，不爲空疏無用之談，亦不盡主姚江之說。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，敘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。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，彙集明人集二千餘家，擷其菁華，典章人物，燦然具備。又深衣考一卷，今水經一卷，四明山志九卷，歷代甲子考一卷，二程學案二卷。史學則欲輯宋史而未就，僅存叢目補遺三卷。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。其明史有三例：一國史取詳年月，二野史取當是非，三家史備官爵世系。天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，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，圓解一卷，割圓八綫解一卷，授時法假如一卷，回回法假如一卷。晚年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，合之明儒學案，以誌七百年儒學源流。尙有授書隨筆一卷，則閻若璩

問尙書而告之者。春秋日食歷一卷，辨衛璞所言之謬一卷，律呂新義二卷，則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試之，因廣其說者也。又有贛州失事一卷，紹武爭立紀一卷，四明山寨紀一卷，海外痛哭紀一卷，日本乞師紀一卷，舟山興廢一卷，沙定洲紀亂一卷，賜姓本末一卷，皆屬明史史料。文集則有南雷文案十卷，外集一卷，吾悔集四卷，撰杖集四卷，蜀山集四卷，劉子行狀二卷，詩歷四卷，忠端祠神弦曲一卷，後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，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，合之得四十卷。汰存錄一卷，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。思舊錄二卷，中多庀史之文。明夷待訪錄二卷，留書一卷，顧炎武嘆爲三代之治可復也。

先生晚年，益好聚書，所抄自鄧之天一閣，范氏欽之叢桂堂，鄭氏禾中倦圃，曹氏最後則吳中傳是樓，徐氏；然嘗戒學者當以書明心，無玩物喪志也。別有台宕紀游，匡廬游錄，姚文江略，姚江瑣事，補唐詩人傳，病榻隨筆，黃氏宗譜，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。

共若干卷。又嘗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蘇呂二家之闕，未成編卒。年八十六。時在康熙三十四年也。自營生壙於父忠端公墓旁，中置石床，無棺槨，蓋自以遭家國之變，期於速朽耳。

支偉成曰：梨洲近承叢山之緒，遠紹永嘉之風，爲學務博綜，多識掌故，洞達治體。及乎奔越海外，終無所成，乃退而專治史事，以見「知我罪我」之志。季野樹山，聞風興起，馴至晚清末造，得以臚陳舊聞，提倡種族革命者，先生之功也。若夫宋元明學案，開學術史之先河；明夷待訪錄，亦影響於近代思想，謂爲大師，其誰曰不宜！

附 弟宗炎字晦木，一字立谿，學者稱鷗鵠先生。爲忠端仲子。崇禎中，以明經貢太學。其學術大略與梨洲相等，而稟岸過之。既秋試不售，偕弟石田約閉關盡讀天下之